



道

朱维坚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道/朱维坚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10
ISBN 7-5063-2204-8

I. 黑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611 号

黑白道

作者: 朱维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5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50000

版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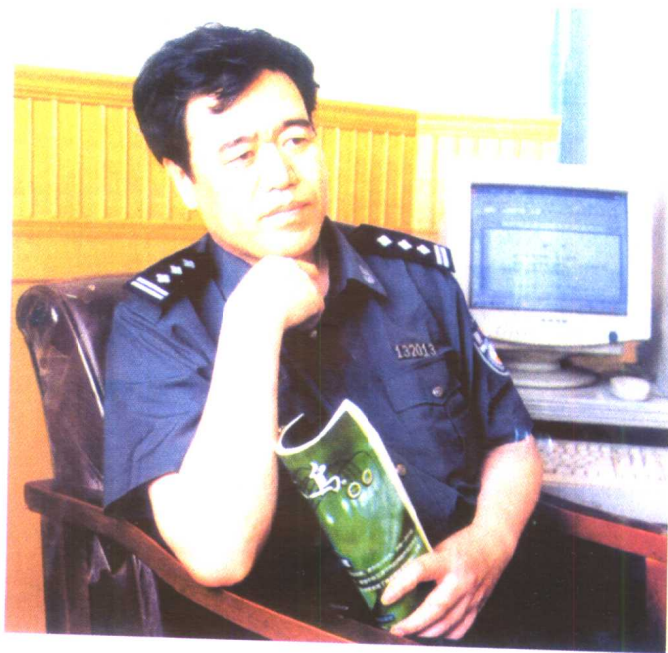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04-8/I·2188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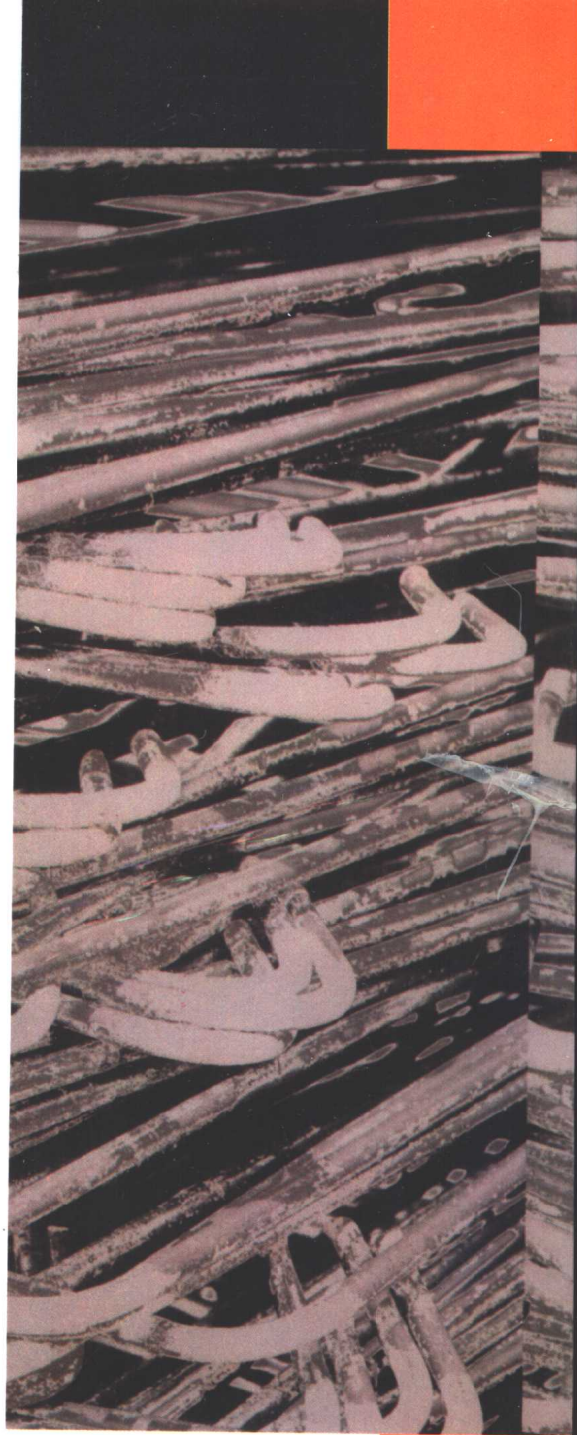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小传

朱维坚，1953年出生，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，1975年进入黑河师范艺术班学习音乐美术，毕业后在嫩江县任中学教师，三年后调县文化馆任创作员，其间上电大中文专业学习，1985年毕业，任文化局秘书。1990年调嫩江县公安局，先后任秘书、科长等职。现任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公安局办公室主任、局工会主席职务。

198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、剧本、曲艺等作品。1993年出版长篇武侠小说《诡秘的镖车》，1996年出版三卷长篇武侠小说《江湖行》，1999年，公安题材的长篇电视文学剧本《生死存亡》在黑龙江省首届影视剧本有奖征文竞赛活动中，获二等奖。2001年，另一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终极罪恶》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。

夜色温馨
夜色渐浓
是谁洒下不祥的迷雾
使夜色变得狰狞
恶的幽灵闪着雪白的牙齿
孩儿坠入噩梦
母亲胆战心惊
夜行人迷失了路径
勇士也矇眊了眼睛
远方是谁燃起红色的篝火，
连接起迟来的黎明……

——摘自主人公的诗



封面设计：张晓光

楔 子

刑场在郊外的一座山坡前。

刑车缓缓驶来，停下，三名死刑犯被押下车，被带向行刑地点。

尽管已经三十一岁，尽管已经当了快一年的警察，李斌良还是第一次现场观看执行死刑，而且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，以特殊的身份来观看，看得这样细：从监舍提出到公判会宣判，直至刑场执行的枪声响起，从头到尾，一个环节不落。

录像机在他手里无声地记录下眼前的一切，他把镜头对着即将赴死的三名死囚，并且有意无意地在一个人的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一些。

这是因为，他认识他，说起来还有过一点缘分。

他叫季小龙，可李斌良习惯地叫他季宝子——那是他上初中时的名字。是他，虽然已经十多年没见面，可还能认出他，错不了，就是他。只是脸色比从前苍白了，下巴长出了胡须，人也比当年显老了，这都是时间和监舍生活的结果。此时，他被五花大绑着从录像机镜头前经过。

李斌良扛着录像机向前迈了一步，想录得更清晰些。这个上学

时就打架出名的家伙，在被抓住前曾是全市闻名的恶棍，打起架来不要命。这次，就是因为拦路抢劫遭到受害人反抗，他恼羞成怒，掏出尖刀将人杀死。因此，他走到了罪恶生命的尽头。

此时，他在笑着，那笑容好像还有几分欣慰，一双眼睛贪婪地四下望着，透出对生的留恋。苍白如雪的脸颊好像涌上了一点红晕。他的目光友好地向每一个人无声地打着招呼，在做最后的诀别。

上初中时，他的名字叫季宝，同学们都叫他季宝子，后来他自己改了名，成了现在的季小龙。听人说，是看了香港一些武星的影片后改的。他认为自己是一条龙。

现在，这条恶龙即将被处决。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此时，季小龙终于恶贯满盈。夺人性命，就要用性命来偿还，尽管这两条命并不等值。但，他罪有应得。

李斌良的录像机镜头从季小龙身上离开，转向刑场的全景。他看见负责警卫的几十名警察早已到达，一个个全副武装、神情肃穆地伫立着，几米远一个，站成一个近百米的半圆形，尾随刑车而来的围观群众被远远拦在外面。

季小龙被推下车，李斌良发现他仍然在笑，仍然在望着围观的人，友好地用目光打着招呼，而另两名罪犯已经魂飞魄散，下车时，两腿已经支撑不住身子，被民警像拖死狗一样拖下来。只有他还站得稳，眼睛还在向四下张望着，是对世界的留恋，还是期盼有什么奇迹发生？

没有奇迹。

山坡下面是一片沙砾。季小龙和两名同路人被刑警押到山坡前，让他们对着山坡跪下，背对着即将夺去他们生命的枪口。执行的命令发出，枪响了，一枪，两枪……

两名罪犯头上飞扬起红色的花朵，分别倒下了，该轮到他了。

李斌良听说过，有时，对于罪大恶极的罪犯，执行任务的枪手们会故意放慢扣动扳机的节奏，以增强其对死亡的恐怖。也许是一种错觉，李斌良觉得枪手此刻停顿下来。李斌良把镜头对准季小龙，准备录下他中弹的特写。然而，就在这短暂的停顿时，季小龙的身体忽然动起来，双腿欲站起，挣扎着掉过头来，嘴也冲着自己的录像机动着，好像在说什么……

就在这时，枪声响了。

红色和白色的黏稠液体飞溅，季小龙一头栽倒在地。

李斌良愣了片刻，快步奔上前，把镜头对准倒在地上的季小龙：他死了，子弹从额头穿过，后脑出现一个洞，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流出来，看上去让人恶心。法医要进行检验，把尸体翻了过来。李斌良看见，季小龙的眼睛还在睁着，嘴也在张着，好像在对自已说着什么。

李斌良被这种表情吸引住了。季小龙死了，可他白纸一般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，那放大的瞳孔好像仍在看着人，看着自己。他感觉，在季小龙凝固的眼睛后边，好像还有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透过季小龙的眼睛在望着自己，从眼睛望到心里，望到心灵深处。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从心头生出……

“怎么，害怕了？走吧，人都死了，还录什么，怪恶心的，让他们收尸吧！”

一个人走过来，是秦荣，刑警队长，不，现在已经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了。他刚刚提拔不久，李斌良对他的称呼一下子还改不过来。

回到局里，李斌良又检查了一遍录像带，觉得录得挺好，死刑过程的重要环节都录了下来，还十分清晰。他匆匆写了一篇电视新闻稿，特别注意用了“罪有应得，大快人心”等字眼，最后连同录像带一起送到了电视台，并向电视台的编辑建议多用一些季小龙的

镜头，尤其是被枪决的镜头，这会对一些不法之徒产生震慑作用。

然而，晚上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，李斌良并没有看到希望的镜头。宣判会上领导的镜头占了大多时间，特别是市长魏民慷慨激昂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，季小龙的镜头只是闪了闪，还都是远镜头。后来听说，魏市长指示，电视宣传要注意导向，不宜渲染死刑的细节。

当天夜里，李斌良做了个梦。梦中又回到刑场，又经历了季小龙被枪决的过程。梦境开始和生活中的真实经过完全相同，到结尾却发生了变化。李斌良看到，死去的季小龙躺在地上，眼睛盯着自己，躲也躲不开，那眼神空洞而又神秘，眼睛后边好像还有眼睛……忽然，眼睛动了起来，笑了起来，季小龙忽然活了，慢慢坐起来，眼睛盯着自己笑着，并慢慢抬起一双带血的手，接着又站起来……他恐惧万分，扭头四顾，发现警察们都不见了，自己的身后有许多妇女和孩子，自己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也在其中……她们都显出极度恐怖的表情。李斌良虽然十分害怕，可他知道绝不能退缩逃跑，不能……他一横心抓住季小龙带血的手大叫着：“你要干什么，你已经死了，你死了……”

他和他扭打起来……

第一部

夜色狰狞

1

三年后。

子夜时分，李斌良一个人走在街道上。

已经十一点多了，街道上没有行人，四周十分寂静，两旁的楼房差不多也都闭上了眼睛，沉睡在黑夜中。天上没有月亮，连星星也眨动着困倦的眼睛，只有远方偶尔传来一声火车的长鸣，使人感到这座小城市还在呼吸。路灯黯淡，李斌良孤独的身影长长地伸展在地上，随着他的脚步向前移动。

困意向李斌良袭来，他的眼皮一阵阵发沉，恨不得马上回到家中躺到床上。但，夜已深，白天在街道上奔忙的出租车都已经不见，他只有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穿过一条小巷，他走上另一条街道。

这是一条步行街，虽然已近午夜，可街道两边很多楼房仍然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。

这是全市有名的一条街道，有人叫它“腐败一条街”，也有人叫它“黄色一条街”。之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街道两旁全是娱乐场所，什么洗头房、泡脚屋、迪厅、练歌房、台球室、保龄球馆、电子游戏厅……当然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洗浴中心和几个大饭店。

这里，有无数年轻靓丽的“小姐”招待着来客，只要有钱，就可以得到任何服务。最诱人的是，在这里无论享受什么“服务”和进行怎样的“娱乐”活动，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公安机关很少来此检查，即使偶尔在检查中发现了问题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从成立至今，没有一家场所受过较重的处罚。看，前面那幢最高的建筑不就是“红楼”吗？对，它的名字叫大观园，里边还模仿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，给每层楼或房间起了个相似的名字，什么“怡红院”、“潇湘馆”、“蘅芜院”，然而，里边不是什么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，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“小姐”，根据她们的籍贯和性格，分居各个楼层各个房间，接待有各种口味的客人。里边还设有洗浴中心、餐饮中心、按摩中心、娱乐中心等，一切服务，应有尽有。因此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

红楼的主人叫徐铁昆。当然，不止是红楼，这条街有三分之一的场所是属于他的，只不过红楼最大最有名罢了。另外那三分之二，一半也有他的股份。最后的三分之一虽然不属于他，但是，也要按月缴利给他。因为，这条街是铁昆开辟的，是他保证着这里的平安。如果哪家不缴利，惹他不高兴，那么，或者是公安局派出所找上门来，施以重罚，或者一群莫名其妙的打手闯上门来，打砸一场，让你开办不下去，而且无处诉说。

当然，能到这条街来消费的绝非平民百姓或工薪阶层，花的钱大多数也不是自己口袋里的。每到夜晚你就看吧，车水马龙，尤其是一辆辆闪着高贵光泽的轿车排在街道旁，让人羡慕不已。瞧，虽然已经是子夜，有的场所门口还有一两辆轿车停着。这条街是铁昆对本市的一大贡献，他也为此而自豪，甚至不知从哪儿听来学来的词，说这里是他的“拉斯维加斯”。

对此，李斌良很是愤慨，他和刑警大队的同志都知道，这里是个藏污纳垢之地，里边有很多罪恶的勾当，应该受到惩处，他们侦破的很多案件或多或少都与这里有关。可是，他们只能把行动停留在嘴上，却不敢动作。因为，市领导认为，这条街为改善经济发展

环境做出了贡献，经常给予表扬。

对，这里是属于铁昆的，他绝不允许别人染指属于他的领地。如果谁敢向他挑战，下场将很不妙。看见了吗，前面那幢黑乎乎没有灯火的大楼……

这幢大楼叫“不夜城”，也曾经兴旺过两个多月，可现在已经人去楼空。它的主人叫毛沧海。这个不知深浅的外地人，居然想到本市来打天下，以高价买下这幢楼房，开办了“不夜城”娱乐场所，想与红楼抗衡，结果现在已经不知魂归何处。三天前的夜里，他在回家的路上神秘地被人杀死：一刀刺中心窝。

这就是李斌良和弟兄们正在侦办的疑难案件，也是他今夜晚归的原因。

案发已经过去三天，从目前的迹象看，短时间内很难取得突破。当然，案件破不了也很正常，李斌良到任后曾翻了几年来的积案卷宗，发现近年来有很多重特大案件未破，其中也不乏杀人案。现在，他主持刑警大队工作两个多月，全市发生的一些杀人、抢劫重特大案件，除了这起都破了，比较起来破案率还是很高的，这起案子破不了，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可这案子不同，被杀的毛沧海是来本市投资的外地商人，有较大社会影响。市领导对此案也非常重视，分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刘新峰和市长魏民都做出指示，公安局要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，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，否则，将会给本市的投资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。为此，无论是局长蔡明臣还是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秦荣压力都很大。当然，直接的压力还是刑警大队，而刑警大队压力最大的是李斌良。这三天里，他带领全队同志做了大量工作，可一直没查到有力的线索。

案子难度很大，但必须侦破。即使市领导不做指示，李斌良也不会轻易放过。这么大的案子，破不了案无法交代。他当刑警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有这么一股劲头：当刑警就是破案的，破不了案，尤其是社会影响大、人们关注的案件破不了，还怎么当刑警？他还

觉得，破案有点像自己在念中学时做的那些疑难数学几何题一样，你解呀解呀，怎么也解不开，可别泄气，继续努力，锲而不舍，换个思路再解，忽然茅塞顿开，找到了解题的钥匙。那时，你只觉一种难以言喻的胜利感觉充溢身心……对这案件也如此，只要自己苦苦追寻下去，最后一定能够攻破。也正因此，从这起案子发生他就没回过一次家。晚饭前，妻子女儿打来电话让他回家，四岁的女儿在电话里说想爸爸了，说着说着还哭了。这打动了，他，要不，他还不会回家。

对了，李斌良现在已经是刑警大队教导员，大队长因病住院，由他主持大队工作。今晚，他就是因为毛沧海被杀案件，才忙到深夜回家的。

“腐败一条街”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更不是市区的繁华地段，因此，走过一条街后，就是一条十分偏僻的马路。李斌良再次感到困意袭来，不由打了几个哈欠。他想了一下，决定走更近的路。于是，他拐向一条便道。

说是便道，其实是一条不宽的小巷，两边是围墙和住宅。也没有路灯，因此显得很暗，但李斌良并不害怕。一则他胆子本来就挺大，二则当了半年多的刑警，锻炼得也不知什么叫害怕了。何况，怀里还有手枪，就更无所畏惧了。他想也没想，就向便道深处走去。

这条便道不宽，勉强可以通过一辆车。李斌良在便道上走着，忽然想起毛沧海被杀案。他也是夜里一个人被杀的，他见过他的尸体，那是个身体强壮的中年人，可就在黑夜里，不知被谁一刀刺进了心窝，再也不能爬起来了……他一悚，警惕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。他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，感到身边好像隐藏着罪犯，随时会突然扑上来……他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。

一种不祥的直感袭上心头。

还在多年前，他就发现自己有这种直觉，每逢要发生不祥的事情时，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还是在读中学时，有一次他正在教室里上课，忽然感到身心不宁，没放学就往家跑，结果发现母亲犯了心脏病，而家里人都下地了，是他找人找车把母亲送到乡卫生院抢救过来的，如果他晚回来一会儿，母亲就可能死去了。还有一回，也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放学路上穿过一片小树林时，他觉得浑身汗毛直立，觉得有事，做了准备，结果埋伏在树林里准备袭击他的几个心怀叵测的家伙没能得逞……

现在，这种感觉又来了，而且更加强烈，他又四下看了看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他镇定下来，暗暗笑自己胆小，继续迈步往前走，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后边传来马达声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见一辆车。从车形上看，是一辆吉普。他扭回头继续向前走，忽觉后边的车声不对……再一回头，见吉普车没有亮灯，正在向自己驶来，速度极快。

便道很窄，无处躲闪，吉普车眨眼间已经逼近。李斌良大喊起来：“停车，有人，我是警察……”可吉普车像无人驾驶，继续向他冲来。他只好快速向前跑去，吉普车紧紧跟在后边，越逼越近。很明显，它就是奔他来的，是撞他来的。现在拔枪也来不及了，生死一瞬间，一股热血从他的身心升腾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冲着迎面撞来的吉普车飞步冲了上去，就在吉普车即将撞到身体之即，他飞身跃起，跳上车盖，跳上车顶，又一个跟头从车上翻下，摔落于车后。

他重重摔在地上，手掌被擦破，胳膊和大腿好像断了似的疼痛，头还撞到路旁的一块石头上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差点儿昏迷。可是，他告诫自己，不能昏过去，不能……恍惚中，他看见吉普车在前面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人跳下车，轻捷地向自己跑来，手中还有一个细长的东西闪着寒光。李斌良的心狂跳不已，挣扎着从腰中拔出手枪，推弹上膛，指向前面，困难地叫出一声：“不许动，我是警察……”